

帝》中的女主人公珍妮的故事在与另一黑人妇女菲比的交流中重现,这说明在一个把黑人妇女视为“零”的世界里,只有靠互相倾听、互相交流才能提示彼此的存在,在交谈中延续彼此的自我。

沃克在《紫色》中也使用了类似的策略,整部小说用了书信的形式完成的。一方面是口语的声音,另一方面又是书写的形式。盖茨评论沃克的这种策略是“重新书写口语性文本”(rewrite the speakerly)。如果说赫斯顿的小说旨在告诉人们,文本可以用黑人方言书写,那么沃克的《紫色》就是去进一步实践这一理想,“作为对赫斯顿的明确的或者含蓄的叙事策略的修补。沃克把赫斯顿视为她极为崇敬的前辈,把赫斯顿的轶事作为多部评论著作的主题,而且在许多方面都修正、回应了赫斯顿。她以赫斯顿的主人公的语言,用书信体的形式创作小说,这是修正黑人小说传统的一个最好的例子”^①。因此,沃克继承并扩展了赫斯顿的叙事形式。麦克道威尔同样认为,沃克创作的《紫色》运用书信体的形式,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的继承和提升,书信的写作方法可使作者发现自己的声音:

对沃克,以及许多女作家来说,发现(声音)的过程开始于对过去的思考和对母系祖先的呼唤。在沃克的鼓励下,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沃克提升了书信和日记等传统,这些通常被认为是“女性”传统(所以是劣等的),将其从非艺术的范畴提高到艺术范畴。^②

从历史上来说,传播种族意义的权力和技术一直掌握在白人的手中。从美国黑人到达美国的那天起,口述的传统便开始建立,

① Henry Louis Gates, *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o-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p. 26.

② Deborah E. McDowell, “‘The Changing Same’: Generational Connections and Black Women Novelists,” *New Literary History*, 1987(2), pp. 146-148.

视,但是他对女性本质的解构启发了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正如摩亚·劳伊德(Moya Lloyd)在《超越身份政治》一书中所说,性别身份,从最好的方面来讲,也不过是被自然化的虚构物(naturalized fictions),一直处于不协调、不确定的状态。“一旦性别身份被发现是指定的而不是自然的,那么关于女人和女性气质之间的任何联系将断裂。”^①

后现代文学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互相靠拢,而且它对多元性、边缘性和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之中引起了强烈共鸣。解构主义等后现代理论对同质性进行挑战,因而也就挑战了本质主义。多样性、非连续性和模糊语义等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核心观点是“差异”。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后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对权威的质疑,而实际上权威主要是由白人文化和它的机构确立起来的,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差异的偏爱就成为被边缘化的群体的有力话语,它唤醒了被边缘化群体的意识,为他们提供了话语场域。然而,这种话语的代表者经常是白人女性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者,他们虽然被边缘化,但在建立差异理论的同时,他们重新建构了同质理论,再次将边缘群体排斥在外。

二、本质化的解构

克里斯蒂娃认为,现代时期妇女获取解放的斗争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获得选举权的政治权力要求;然后主张与男人在本体论上的平等,即反对妇女是平等的但不同于男人的观点,如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描述了妇女的生存,预示了男人和女人之间实现友爱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超越了他们先天差别的友爱;最后,在心理分析的指引下,寻求男女之间的差异,这可以解释妇女独有的特别

^① Moya Lloyd,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p. 21.